

十六

花範小言





卷之六

卷之六

耕雲齋撰

花範小言 全

花範小言序

花範小言者耕雲齋中云所
著也弱以插花閱五十年於此今
既八十餘歲而甚好不改從事於
斯無少間斷精義入神誠可
知矣是以遊之士益日多矣

弱於是著此篇以授弟子焉其
意欲插花家無失先覺模範
也乃斯道之大經大法存焉稱
為小言者蓋謙辭耳頃日門
人請錄之於梓欲以代傳寫之
勞而如不許請者及再三弱

嘆曰吾無言則已既已言之安得
保同志者必不傳之哉是亦海畔
逐嗅之類耳終許之乃上而工
焉因請序於余余嘗一遊其門
而中道自廢未敢望之庭階何
况升堂入室哉其言固不足以取

重也雖然知弱者實垂四十年
矣語其痛則不在諸君子之法
是余所以不辭也乃台忘其固
陋叙此語以寄其情端云
寬政辛亥孟夏之日

劉溪石親堅序



花說小言

一 梅花之未久矣雖未詳其年代而既始於天生傳土又傳
震且野賦遂入於我

日出神國風雅之君子未嘗不奇觀也其用惟廣其樂無窮
及至近世其道大行政家：曰為執人：自持一各相誇其
技誠亦

明時之盛事昇平之快樂也余自壯歲有花癖求師於四方
而學之於今六十餘年志意則老矣其好如一日也頗涉諸
家風便說弄卷老忘憂唯於花猶自以為有千慮之一得

近有字畫者望子老博雅之士也與余同癖又慕宏道之
風刻觀史行家勉以為平之余亦遂歸心於此欲以終吾世
而斯世之風氣亦其然也
名賢或不相輔以成其志
同世運月之始亦冬存乎心何必一
字中郎明奉文碑石公其出處載在望子所撰觀史序中故
不復贅也

凡來花或木或草皆宜於園也山谷原野亦皆編為天
地陰陽之氣所運隨時而吐葩揚榮其色無違其香無變各

自得其實不徒不覺其清鮮明輪爾北增賦曰素更那
：傲：塵：凡可之吾就而揮為竹瑞於家故在玉上无

深木根而欲以斷根雖殊沙竟滿室雖然我掃之於瓶苟不
乘度其素性欲其滋潤備仰臥使其情無所失乃吸水

吐芳其氣領蘇猶為之也夫行世紅蒙
補綴綠葉高年與之竹有瓶花日取水凡年不至

於凋枯而何觀之有辱花致景豈可勝道其此之謂殺花大
非活花之本旨也學子若念諾

凡知注辨情為梅花第一義也梅之與桃同類而異性燕子

皆備亦似而非如是之類不可枚舉千根萬株隨其本質而區別之使各得其所以為活花也夫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九天下之事自然拂花雖小技也乎無法則我以余所聞先達遺說存心也又多口說焉難存也

不知忌諱不究園獄之累也花亦有禁堂者婚姻各避別枝新舊落成性屬大者皆禁之餘可推而知也巧技娛人觀美奪目若有化禁者則非禮也雖多亦莫以為故故名不可不擇也怪不可不辨也夫忘勿取笑焉

石公曰無折剔澆頰之苦而有賞味之樂取者不貪過者不奪余每語諸翁竊自樂之而中郎博學多才亦又別為一家師表於一代非以插花末技自喜者道滯於卑官不得其志欲展縱情於丘壑之間亦未可故假是以洩其憤也故曰此暫時快心之事也無假以為常而忘山水之大樂也余則異於是無學才無才唯守先人之餘業衣食於農園得為

聖世之民家人數十口不飢不寒又受康寧之福年踰八十何幸如翁有子有孫亦皆長大毫無所慮既合家事於妻子唯插花是歡是分之宜也不更求山水之大樂也故遇同好之人慈掌護花其餘一切謝絕不問也獨奈何插花之子弟

進疾而進亦速小學子而大道者會必勝數自安掃地之序
實多故作此篇以授焉如其自叙則偶爾語及也伏望明亮
寬政二年庚戌秋九月

耕雲齋撰



吾耕雲齋先生化軀小言成
矣門人請刊之先生不可同志
者相與俱往固請不措不佞
亦與焉遂得而刊之此篇固
非言盡先生之道也但舉其大
綱而末之即其細目自張必使

學者自外之者於此乎在焉是
吾先生著述之孝志也曾見甚
嘉吾黨諸君子信道之篤純一
心戮力無墜於挿花之業因
書其事以係卷末云爾

門人 遼雲齊金豐昌識





